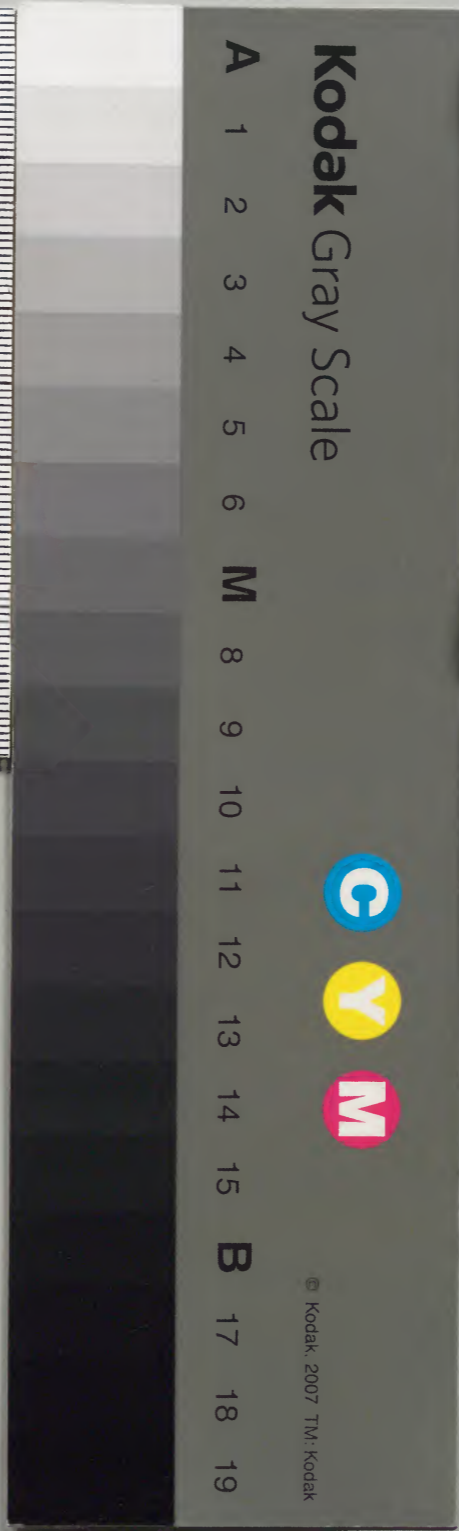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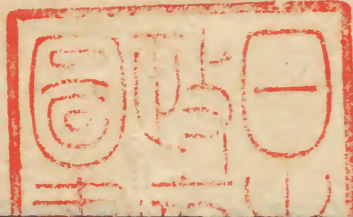
譜
夫
論
卷
六
式

九	三	三	漢
一	七	三	書
五	一	〇	門
冊	架	函	類

三	九	三	漢
八	九	三	書
函	三	三	門
六	五	三	類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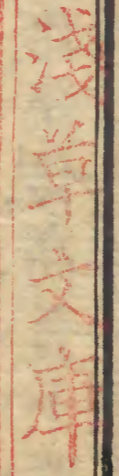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33	
冊數	5	(3)	
函號	298	60	





潛夫論卷五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
 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
 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
 傷盜賊又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
 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為藩籬溝塹以有防矣
 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
 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

潛夫論

卷五

十一

末の行

ほしめり
しんせき

潜夫

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今
 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辨鬪賊之發鄉部之
 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
 欺給也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
 之矣故先慎已唯舌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為階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脉脉規規
 常懷奸唯昧冒前利不顧廉恥苟且中後則榆解奴
 抵以致禍變者比屋是也非唯細民為然自封王侯
 貴戚豪富尤多守之低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

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
 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
 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於灰土羣盜攻剽
 劫入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
 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
 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
 奢而奉淫泆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
 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
 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

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一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曰勅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絜矩避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祖願且償責此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國慢易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禁今欲變巧偽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則或轉而滋蔓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之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潔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

不惟真潔所生者之言也真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
 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
 蓋所以長真潔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
 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真專之所也若然之人又何
 醜恡輕薄父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踈一德借本
 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剝腹芟頸滅宗之禍者何
 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為之立禮
 制而崇德讓人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
 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

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初雖慙恡於一人然
 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
 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
 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
 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髡其夫
 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其心而絕其後姦亂絕
 則太平興矣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欲
 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
 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或

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疆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
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
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
執連日乃綬與疆掠人為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為眾
疆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修本志嬰絹吞
藥晚矣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
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行賞罰而齊萬民

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
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
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
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
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
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
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
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
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策也

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
 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王託坐
 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
 公於貝水宋羊叔狎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
 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王父於沙丘
 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
 之不蚤變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
 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

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
 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
 怒亂庶遘沮君子如社亂庶遘已故君子之有喜
 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
 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
 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皇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
 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
 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已之命也
 先王之政所以衆共也已之命所以獨制入也君誠

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
不悉心從已令矣已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
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
以令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爲體道履德
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
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
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方

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
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
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
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
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
日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
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
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
死也凡人所以肯起死亡而不辭非爲趨利則因以

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竝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

潘氏論 卷五 七

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歿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

潘氏論 卷五 六

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
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王安民前羗始反
時將帥以定令之羣籍富厚之蓄據列城而氣利勢
權十萬之衆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
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爲所敗令遂雲烝起
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
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此亦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
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
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既無斷敵合變

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
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
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爲吏驅怨以禦讐士卒縛手以
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
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
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但患無典
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
苟有士民國家可疆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
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

者之斷已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闕
茸無里之爾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
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
豪厚越取幽奇林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
或阿親戚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
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怒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
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羗虜背叛始

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
郡削迹周廻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
姓滅没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日
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羗始反公
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羗遂
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惑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
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
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
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况雖盡東海猶有邊也

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
自割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
疆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卽墨大夫以孤城
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
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
能拔此皆以至疆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
克者何也曰改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
據列城而擁大衆羗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
之阨非若聊莒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疆

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
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
齊魏却守國不以安于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
夷拆境面數千里東開洛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
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
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
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
機况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
皆諱之曰焱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

以寇為小而不敢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
身言恐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羗
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羗矣今苟以已
無慘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閒
澹臥委天聽羗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
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
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
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閑虜復為害
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

九載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個個潰潰當何終極春秋
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百萬
之眾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
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
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
也獫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
天子守在四夷自彼互羗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
賴德况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
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

於無恥今羗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
 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
 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
 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
 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
 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
 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
 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
 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
 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
 也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
 者不可以華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
 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肯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
 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已之備無恃於人
 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羗始反時計謀未善
 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

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
 奴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疆破州滅郡日
 長炎炎滅破三輔單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
 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
 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也以及人智者講
 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
 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
 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詩美
 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
 恥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王乎
 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已之身而有相侵况天子
 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况含血之人
 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
 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為
 寇賊之所屠剝立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除其仁
 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願察開

關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故
 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
 受天永命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
 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愛化
 智者揆象不亦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蠡收責於
 故胥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今邊
 陲搔擾日放族禍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已而公卿以
 為費煩不可徒竊笑之是以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
 一杯之鑽何異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

之待民先也知徭役出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
 也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今公卿苟以已不
 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饒羗
 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未可謂忠才智未足
 使議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
 職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
 寄其身者各取一閱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
 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言
 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即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今之計

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既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諺曰何以服恨莫若聽之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宐誠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抹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僞預禍福之所從來乃

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羗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讐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虜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疆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

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為酷痛甚於逢
 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
 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為人奴
 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
 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墓墳墓賢不肖之
 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
 諸亡失財貨奪上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
 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
 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

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
 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
 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
 入指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
 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
 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擊民既奪土失業又遭
 蝗旱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荆揚蜀漢
 饑餓死亡復失大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
 所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

開墾且扁鵲之治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賈誼痛於偏枯蹇辨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廻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懇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眾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蹇辨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

多害而役劇動入禍門不為典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羗北虜必生闕欲誠天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疆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蚤蚤距虛更相持仰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羗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

賢俊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覬望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召者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均此苦樂

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五終

潛夫論卷六

十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
 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
 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嚮是以
 禹之得臯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
 以成其吉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
 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即懾懼而妄為故狂

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
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筮也
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
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厭不我
告猶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
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
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願索隱鈎深致遠者矣使獻
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
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

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
不爲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
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故孔子善楚昭
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筮於卜筮而
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博姓於五音設五宅之
符第其爲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右
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
所以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絕五音而定剛柔也
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

誤莫甚焉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即不推其本
 祖諸音而可即呼鳥為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為鳥可
 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為馬是故
 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
 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
 夫其子孫咸當為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
 咸當為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
 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雖號百
 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

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
 東入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
 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既然者放其上增
 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
 相伐或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一宮也
 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
 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鈞陳太陰將
 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
 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吏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

矣向之何怒肯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致
 貫與入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
 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
 精神堅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戇
 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彊之
 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
 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
 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辜也然而至
 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奔柙猛虎而不遑嬰兒

畏螻蟻而發聞今通士或欲彊羸病之愚人必知其
 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
 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
 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人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
 天之制也在於已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
 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祈者蓋所
 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未如之何譬民人

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入於
 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
 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修
 已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
 云丘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
 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
 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
 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
 以福也號延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

神不歆其祀民不卽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穰雲宋景不移咎于產蹕
 禪竈邾支公違卜史此皆審已知道身以俟命者也
 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隋侯
 宮之奇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
 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
 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
 非有守司真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
 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

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釁
焉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
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
卿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
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
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
禪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
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
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

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曆數故
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
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
象類骨法骨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
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
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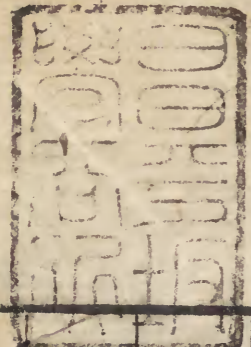
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願，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位為年時，德行為二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

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妖敖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稷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臧文聽禦說，陳咸見張敞，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班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

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厮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

文政

也然其大要骨法爲主氣色爲候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六終終

卷六

